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二十三回 小金貴下水勝鄧青 南列門神掌打孔生

「小八義」弟兄，和以蓋世英為首的眾響馬，在藏軍山比武較量。頭兩場，「小八義」領先，蓋世英感覺到，這叫出師不利。回頭看看這些響馬，一邊站著於家五虎：於占鼉、於占龍、於占虎、於占彪、於占豹，還有蘇州群英館的幾個名手：鎮街虎武豹，小霸王張勇，快腿劉三，鐵胳膊王四，山上的韓方、韓亮，鑽雲燕子奚金哥。還有新請來的鄱陽湖的兩名寨主，龍潭蟹鄧洪，水上浮游鄧青，再加上綠袍僧了然。蓋世英往周圍看了看這幫人，說了一聲：「諸位，這場誰下場啊？」

旁邊站起一個人來：「大寨主，這場我下場。」正是鄱陽湖的二寨主水上浮游鄧青。

「鄧寨主，這場你下場跟他們比什麼呢？」

「寨主，我跟他們比比水性。」說著話，鄧青就走出了蘆席棚，來到比武場的當中，衝著西邊的蘆鵬一抱腕：「大宋官軍，今天哪個陪我這場啊？我跟諸位比比水性。」

周景龍一看這個人，也就在二十幾歲，身上穿著一身淺藍色的短衣。這個人一定是水性很高啊！不然不能提出比水性，周景龍回頭看看弟兄，大哥耐遲霄，二哥孔生，三哥唐鐵牛，四哥徐文彪，老六時長青，老七花雲平，老八阮英，老九金貴，還有老人家金剛腿雷鳴雷震宇和他兒子小俠雷霆。周景龍問道：

「這場比水性，我們誰下場啊？」

小孩金貴由打旁邊站起來：「狀元哥哥，忘了我啦！我和他比畫比畫行不行啊？」

「老九，這個既然提出比水性，他一定水性很高。老九，你可也得拿出真本事來。」

「狀元哥哥，你就瞧好吧！我過去看看。」說著小孩也走出了蘆席棚，來到鄧青的跟前，小手一抱腕：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」

「我是鄱陽湖的二寨主，水上浮游鄧青。小孩，你過來幹什麼呀？」

「跟你比水性哇！」

「比水性？你會水嗎？」

「當然啦，不會水能說跟你比試試嗎？」

「最好，你們換個大人。你是個孩子，我贏了你這算數嗎？」

「當然算數啦！你別瞧不起我，我是大宋朝後補的四品都尉。」

「什麼什麼？後補的四品都尉？」

「是呀！」

「怎麼還有『後補』這兩個字啊？」

「萬歲說了，我歲數小，等我長大了，就把『後補』這兩個字給我去了。我現在也吃都尉的俸祿。」

「喔，那麼說你也是武官了？」

「那當然了。」

「你跟我比水性，你輸了可要算數？」

「你先別撿好聽的說，你怎麼知道我輸了呢？」

「那好吧！既然這樣的話，諸位，咱們一起請到清水池吧。」

周景龍就帶著弟兄們，由打蘆席棚出來。蓋世英帶著眾響馬，也出了蘆鵬。這些人跟著小孩金貴和鄧青，走出去不太遠就來到了清水池。所謂清水池，乃是一泓清溪水，自然聚流，清澈墨綠。嘍兵搬來幾個座位，叫阮英，周景龍他們也坐下，蓋世英也坐在旁邊。

鄧青先提出來：「小孩，你跟我比水性，今天咱們先比速度，看看誰快。」

「行。比速度，比什麼都行。」

「小孩，你今年多大了？」

「十二啦！」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金貴，外號水耗子。」

「噢，怪不得要跟我比一比水性，外號水耗子，水裡的耗子。」

「那當然啦，水裡的耗子。」

「好吧！清水池當中有一個小石頭島，上邊有涼亭，離岸邊有半里多地。咱們就拿這作為我們的標誌，誰先到了就算贏了，後到可就算輸了。」

「那行。」

小孩跟鄧青，由打這把衣服全脫了。鄧青人家事先有準備，穿上水衣水帽水套油綢子連腳褲，腰裡把腰帶係好了。金貴小孩也不知道高山還有比水性這一項，孩子把白布小褂脫了下去，裡頭穿著一個紅短褲，前胸帶個小紅兜肚，小銀兜肚鏈，孩子把小搭帶拿過來，也把腰繫緊。

「唉，我說鄧青啊，先到後到這麼遠也看不准，拿什麼玩意兒當個記號啊？」

鄧青由打嘍兵手裡，拿出兩個小旗來，一個紅的，一個白的。「小孩，給你個紅旗，我拿這個白旗，紅旗要是到了就是你到了，白旗要是到了就是我到了。」

「那行。」小孩把小紅旗接過來，就插到腰裡。「走吧！」

蓋世英心想，我琢磨這一場，必勝無疑，這是鄱陽湖的寨主，在水邊上長起來的，水性一定國人。蓋世英由打這仔細的觀察，看看他們比水性這一項究竟怎麼樣。

水上浮游鄧青都準備好了。「小孩，你先跳吧！」

「你先跳吧！」

「你是小孩，我讓你先跳。」

「我呀不在乎，我讓你先跳。」

「那好，我可就不客氣了。」

「我也不客氣。」

鄧青由此一縱身，「撲通」一聲，就跳到了清水湖。出去了有兩三丈遠，唐鐵牛急得高喊：「老疙瘩，老九，快跳吧！人家出去老遠了。」

「三哥，甯著急，趕得上。」小孩一看這小子出去老遠了，把小手一併，像箭頭一樣「刷」就進了水，小腳巴丫「撲楞、撲楞，刷——」就鑽進了水中。小孩用小手一分水，小腳八丫一蹬，這一下就三丈六尺。好水性哇！像個大蛤蟆似的，幾下子就把鄧青超過去了。孩兒來到小石島涼亭上，把小紅旗就拿出來，順風飄搖。

岸邊上「小八義」的弟兄，可都樂壞了。尤其是唐鐵牛好吵吵：「老九到了。」岸邊上響起一陣掌聲。小孩兒在上邊呆了好大一會兒工夫，鄧青才到。由水裡出來就沒往上邊看，站到石島上還沒上涼亭，把白旗拿出來，也抖開了。

小孩由打上頭對他說：「來晚了，我早就來了。」

「啊！」回頭一看，小孩在涼亭上呢。鄧青當時就有點掛不住了。「小孩子，這趟不算，得回去才算。」

「你說哪趟算，咱們就哪趟算，怎麼樣？」

「好，回去。」鄧青玩著命的往回游。他心裡合計，我這回怎麼也不能再讓小孩把握給落下了。

金貴看他跳到水裡，才不慌不忙下水。往回來，孩子速度更快了。沒到一半，把鄧青又給超過去了。孩子來到岸邊，由打水裡出來，就蹦到了岸上：「我回來了。」

金翅大鵬蓋世英點了點頭。這麼大的小孩子，他怎麼這麼大的水性？這是個天生的奇人，要是長大了，就無可限量了。正在這看小孩，鄧青才由打水裡出來，一看金貴在那站著呢，得意洋洋。鄧青這臉面「騰」的一下子就紅了。

「算不算？」金貴衝著他問了一句。

「算，算。」

「誰贏了？」

「你贏了。」

「誰輸了？」

「不用說了，我認輸。這是比水性的一項，還有第二項。」

「第二項是什麼？」

「海底撈針。」鄧青說，「我們到水裡頭能把扔下去的東西撈上來。」鄧青衝著大寨主蓋世英說：「大哥，你把頭上的金簪拔下來，扔到水裡頭去，看誰能把金簪撈上來和撈得快。」

金翅大鵬蓋世英就把金簪拿下來，來到水邊這往水裡一扔，「誰先下去撈吧？」

金貴說：「我先下去怎麼樣？」

鄧青說：「好，看你的。」

小孩金貴一縱身，就跳進水中。轉眼之間，「嘩——」孩子出來了，把金簪撈了上來，「我撈上來了。」

蓋世英說：「這回看鄧青的了。」又把金簪扔下去。鄧青也就順著金簪跳到水裡。一個猛子下去了，老半天也沒上來。

唐鐵牛在旁邊跟著起鬨：「我看，淹死了吧！上不來了吧！」

呆了一會兒，鄧青才由打水裡上來。金翅大鵬一看就知道壞了。什麼東西也沒有，鄧青沒把金簪撈上來。

金貴小腰一叉：「怎麼樣啊？撈上來了嗎？」

鄧青說：「這回不算。大寨主有可能你把金簪扔到那個石頭縫裡去了吧！」

「咋這麼說？」蓋世英就有點不痛快了。人家下去怎麼那麼快就撈上來了，這不是找借口嗎？不過鄧青提出來了，蓋世英又把金簪扔下一個。鄧青又跟著下水，呆了老半天又上來了，什麼也沒有，還是沒撈上來。金翅大鵬就明白了，算了，這場認輸吧！但心裡犯合計，怎麼回事呢？」

鄧青就像挨了一頓嘴巴子似的，要知道站到眼前比水性的是個小孩啊！真倒霉，心想我在鄱陽湖這個買賣我常乾哪，我什麼都撈過呀，沒丟過這個人，怎麼在下邊找了半天就使沒有啊？他哪裡知道，水裡頭有人。金貴明白，殿曦嵐在水裡藏著呢。也不知道他什麼工夫下去了。

殿曦嵐把這兩根金簪他撿起來揣兜裡了。鄧青就是在水裡累死，他也找不著啊！鄧青實在有點掛不住：「金貴，這是第二項，還有第三項。」「你說吧，第三項是什麼？」「第三項能在水皮上走三十步，就看你的水性如何，另外看你的輕身術怎麼樣。」

「噢，在水皮上走三十步，那行。我先走唄。」金貴想，這我不是常練嗎！我樹上抓鳥玩，我來無影去無蹤，跟我師傅練過輕身術哇。水皮上的功夫，今天試試吧！「那行，來吧！」

「小孩兒，你要走二十九步也算輸。」

「行，你說怎麼的就怎麼的，那我先下場了。」金貴由岸邊一縱身就跳到水裡。這可得快呀，慢了還不下去了。孩子往前走三十步遠，小腳丫趟著水又走回來，來回是六十步。一縱身，孩子來到岸上。

「怎麼樣？是三十步還是六十步，我沒查它。」

鄧青沒想到這小孩走了六十步。心裡合計，我今天也得敵過這小孩。這項我再輸了，就沒臉見人了。再說，我是被金翅大鵬蓋世英從鄱陽湖把我請來了。鄧青把腰裡的大搭帶繫了一下。這回他就鉚上了，一縱身也來到水面。走出去沒有十五步，這小子就像打個滑溜溜一樣，「啞溜撲通」就落到水中，一個猛子下去就不上來了。把金翅大鵬嚇得：「哎喲」一聲。這是失誤，怎麼掉水裡去了？再看湖水直冒泡，人怎麼不上來了？他大哥鄧洪一看知道壞了，有水性得注意，他不注意也不行。鄧洪趕緊跳到水裡，一看他兄弟淹得有八成死了，由打水裡就把他兄弟給撈上來了。把鄧青托到岸上，鄧洪也想：老二啊，這人可叫你丟到家了。你水性平時不錯啊，今天怎麼竟出錯呢？這是你手拿把掐的事。「老二，老二！」把肚子揉了揉，身上拽巴拽巴。「嘩——」噲的幾口水，吐了出來。

「老二，你這是怎麼啦？」

「大哥，這水裡有水鬼。我剛上去走不幾步，覺得好像有人攙我腳心，把我腳脖子抓住了，把我拽下去了。」

「你胡說八道，哪來的水鬼。這是你的錯覺。你不說你不行。要知道你這樣，還不如跟我比呢！」

「大哥，你別埋怨我，也許咱哥倆殺人殺多了，缺德了。這叫老虎掉山澗，傷人太眾。」

「老二，你別多說了。」金翅大鵬回頭一抱腕說：「狀元，這場我們也認輸了。好請回蘆棚。」金翅大鵬蓋世英往回走。有人攙著鄧青，他們哥倆從後邊也跟著回到了蘆棚。給鄧青喝了點水，呆那兒得歇一會兒，灌得夠噲啊。

金貴這個樂呀！金貴知道這是小伙伴殿曦嵐幫的忙。當然我水性也不差，另外再加上殿曦嵐給我這麼一配合，這個臉我露了。二一添作五，等曦嵐回來我給他一半功。金貴樂得開心。唐鐵牛跟他一塊往回來，小金貴和他噲噲咕咕，說了這件事，是殿曦嵐乾的。

蓋世英跟大伙一塊全回到蘆棚裡了。狀元府的這伙兄弟們，又回到西邊蘆棚，全坐好了。金翅大鵬蓋世英坐在東面蘆棚當中，說：「這回下場，該狀元府先下場了。」

周景龍看了看弟兄：「老九又算露了臉啦，頭三場咱們全算領先了，也不要小看眾響馬。尤其是穿雲燕子奚金哥，能打左手鏢，再說印夜入皇宮，盜走九龍珍珠冠，他還沒下場呢！這叫看戲看軸兒，在後邊呢！這回他讓咱們先下場，看看咱們……」

還沒等他說這「誰下場」呢，就看由打山下，快步如飛走來一個老道。「無量佛善哉！大寨主，我來晚了。」小八義弟兄順著聲音往下一卡，來者是個出家的老道。這老道，四十幾歲的年紀，長的是個大長臉，像鞋拔子似的，青虛虛的顏色，胸前稀稀拉拉有幾根鬍子，背後背著寶劍。老道忙忙匆匆地就來到蓋世英的跟前，由打身上拿出一封信來：「大寨主，貧道晚來一步，抱歉、抱歉啦！」

金翅大鵬說：「您是哪位道長？」

「我法號南烈門，人送外號摘星換月道空真人。」

綠袍僧趕緊起來：「唉喲，師弟呀！原來是你來了。快坐下、坐下、坐下。」綠袍僧跟這老道認識，兩個人拉到一起坐下。

蓋世英打開這封信，這封信是蔡京親筆所寫。是蔡京安排這個老道，協助蓋世英在雙絕會上一定要戰敗「小八義」。蓋世英看完了這封信，故意問：

「道爺，你是由哪來？」

「我是由東京汴梁來。我以為時間差不多，沒想到晚來了一些。」

「還不算晚。道爺，剛才我們已經比三場了，全是大宋官軍領先。這回要下場是第四場了。」

「無量佛善哉！大寨主，要不然這場貧道下場，會會他們大宋官軍。」

「道爺你剛到這，辛苦了！」

「唉，我這也算為了高山出點力量，何敢道辛苦二字，無量佛善哉！」老道由打蘆棚走出來，就來到當中。

這老道他是怎麼來的？是太師用重金聘來的。他要是能打敗了小八義，幫助藏軍山得勝了，就給老道五千兩白銀。這個傢伙，應名是老道，可他殺人害命啥壞事都做得出來。老道南烈門眯縫著眼睛，站在了當中：「無量佛善哉！今天，我想和諸位比比漲法。啊，我呀，多年沒練了，恐怕今天也要失誤。我先活動活動我的手，諸位，你們合計合計，哪一位陪我這場？」老道慢慢來到山坡旁邊，一看有一堆碎石頭，過去用手抓過來，用手一搓，全碾成了碎面。阮英抱著臂在那看著，這老小子嘴裡說話活動活動手，把石頭碾成碎面了。他練過金剛指功夫，他手上的功夫不淺，不能小看這個老道。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他帶著一封信咱們可沒看著裡邊寫的什麼。這老道是有來歷的，必須更加十分小心，別上他的當。

阮英一看，老道活動完了，又來到當中，把道袍一抖擻，兩個手拍了一下：「諸位，哪位下場，跟我比比掌法？」

阮英說：「弟兄們，誰下場跟著老道比比掌法？」

「老八，我去趟吧！」雙頭太歲，二爺孔生，「我看看！」

「二哥，你的掌法行嗎？」

「我練過金砂掌，就憑我這把力氣還差不多。」二爺孔生從蘆棚走出來了，「老道，咱倆比比掌法。」

「唉呀！這個大個子，怎麼兩個腦袋哇？」

「老道，咱們倆是比掌法，別的廢話就不用提。」

「請問這位英雄尊姓大名？」

「我姓孔，叫孔生，外號人稱雙頭太歲。」

「喔——」

「老道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法號南烈門。」

「啊，南老道，來吧！」

老道說：「可以，我不是說大話，別看你個子大，你要是在我眼前能過三個回合，我老道就認輸。無量佛善哉！」老道他這個掌一出來，無名指和中指蜷起來，就三個手指頭，「刷」的一亮勢，把阮英就嚇一跳。嗯？這是什麼拳？中指和無名指蜷起來，就出三個手指頭？沒見過這個拳啊！孔生跟他一過招，別說三照面，也就兩個照面，也沒看見老道怎麼到跟前的，用手這麼一點，孔生右邊這個膀子，就脫了白啦。「咔嚓」，膀子就錯了環啦。「哎喲！」噫噫噫孔生就跑了下來。

「無量佛善哉！咱們這叫比武，我不追你。不必要命，點到為止，得讓你們心服口服。再換一位！」老道站到那是洋洋得意。

這工夫，「小八義」弟兄一看壞啦，誰能夠對付了他？要打不了老道，我們就下不了山啦。